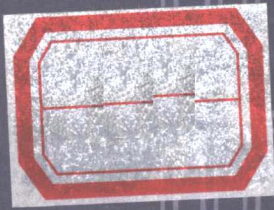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精选集



2004  
SELECTED COLLECTION

安寧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《散文》2004 年精选集 /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. — 天津:  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4  
ISBN 7-5306-4097-6/I·3291

I. 散… II. 百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3641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787 × 1092毫米 1/16 印张23.25 插页7 字数288千字

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7000册

定价: 38.00元

## 写在前面

2004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年份，无论是对散文，还是对我们的刊物而言，都是这样。新的作者在涌现，新的读者也在涌现。在我们的刊物上，所有的新生力量都得到了确认——在前行中，他们有所抛弃，又有新的负载。这一切发生的那么自然而然，那么悄无声息。

那些随意打断生活和文学史的偶然因素在减少，不断地减少——中国，伟大的中国，正在找回他的理智和激情，带着他的绚烂，他的梦，他的文学，走向那个有着尊严的位置上去。

中国，还有他的文学，正在顺应着一股力量，走在自然而然的路上。

2004年，我们都在途中。

汪惠中

2005年1月

# 目錄

## 內 篇

001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工 寸 | 八道湾 003       |
| 学 群 | 生命的海拔 009     |
| 熊培云 | 米哈博桥上的眼泪 017  |
| 朱寒汛 | 流水 023        |
| 朱以撒 | 淋漓 030        |
| 木 祥 | 远望西藏的云 038    |
| 范晓波 | 运送灵魂的那支乐曲 047 |
| 李汉荣 | 南山 053        |
| 熊育群 | 白色鸟 069       |

译 篇

002

|     |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|
| 077 | 被消费者     | 曾 园  |
| 084 | 排除论者小札   | 陈先发  |
| 089 | 残局       | 彭国梁  |
| 098 | 此岸花·上海荼蘼 | 钱红丽  |
| 108 | 她其实也愿意试  | 阎 红  |
| 114 | 私人浴室     | 张立勤  |
| 122 | 角落       | 筱 敏  |
| 130 | 人生难题     | 李 旭  |
| 135 | 军校星空下    | 李 骏  |
| 145 | 马戏与魔术    | 巴音博罗 |
| 153 | 后窗       | 周晓枫  |
| 162 | 时光节选     | 晨 义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张宗祥 | 自定年谱 171     |
| 钟叔河 | 青灯有味 177     |
| 车前子 | 百回忆 182      |
| 曾一果 | 扬州慢 189      |
| 张宗子 | 偶然一梦 196     |
| 马 风 | 沉入历史的湖 201   |
| 季栋梁 | 犁了一回地 207    |
| 薛林荣 | 单身生活 214     |
| 谢宗玉 | 同名的温暖 219    |
| 何 杰 | 意大利学生凡玛朵 222 |
| 半 夏 | 甘蔗·石榴 227    |
| 朱晓军 | 前半夜与后半夜 235  |

003

通 篇



|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243 | 我的秘密之花    | 海 男 |
| 256 | 大学两件事     | 朝 阳 |
| 260 | 干葵        | 周蓬桦 |
| 269 | 父子多年      | 玄 武 |
| 281 | 像柳树一样活着   | 崔东汇 |
| 292 | 逐渐崎岖      | 王 陆 |
| 300 | 紫色木槿花     | 吴梦川 |
| 308 | 十三岁的第二十天  | 韩松落 |
| 313 | 坐火车去远方    | 谯 楼 |
| 319 | 元吉村纪事     | 马旷源 |
| 325 | 她们        | 王 珺 |
| 336 | 一个喜爱出走的朋友 | 李傻傻 |

## 外 篇





## 欧洲笔记

005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赵毅衡 | 欧洲:七零八碎之美 343   |
| 赵毅衡 | 撒谎比赛 347        |
| 赵毅衡 | 为何时髦? 如何时髦? 351 |
| 赵毅衡 | 橄榄肚人士的DIY 357   |
| 赵毅衡 | 风再次从西方来? 361    |
| 赵毅衡 | 额尔金伯爵的“忏悔” 365  |

# 内篇

貳零零肆年

精選集



## 内篇

释篇

逸篇

外篇

欧洲笔记



【内篇】

胸中有浩然之气，而后才能承担大意义。

质言之，有雅正之姿。是为内篇。



## 八道湾

工寸

张淑珍,1921年生人。八道湾最早的住户。

“大先生在八道湾住时,我大姨给他家当保姆。大先生一家都喊我大姨‘李妈’。我大姨主要是照顾老夫人。解放初我才二十多岁。那时院里住了一些解放军。有一天我正在院里晾衣服,见三先生和许广平来了。许广平跟解放军连长说,周恩来说了,八道湾以后或是鲁家祠堂,或是建鲁迅小学。这时,二先生出来了,周建人就跟他说,你每月到市文联领四百元钱生活费。

算上我,我家两代都给周家做事。二太太每月给我二十块钱,其中四块钱买月票。二先生绍兴口音,说话嘴里老跟含了个枣似的,我听不懂。他要买什么东西就写个纸条给我。那时我常上东安市场给他买紫菜卷儿。二太太糖尿病,我上医院给她取药。就这样,我一边做街道工作,一边给她家做保姆。

解放初我扫了盲。大先生在这哪儿哪间屋写了哪篇文章我心里一本账。我热爱大先生。二先生当了汉奸,他对不起大先生。1984年我给邓颖超

003



Essay 2004

一寸

004

写信,请政府千万别拆这院儿。邓大姐把信转给了文物局。

八道湾直到“文革”前变化都不大,四合院很气派,在这一带都属得上。“文革”后,丁香、松树、槐树、海棠——都是大先生从老家带来的树种——全被砍了。池塘也给填了,上面盖了房。

我住的后院东屋有很多名人来过,有李大钊。二先生说,毛泽东是1920年4月7号来的。那时他是湖南的青年学生。1922年春天,蔡元培让大先生二先生接待乌克兰盲诗人爱罗先珂。爱罗先珂在我现在住的这屋儿住了一年多。他喜欢鸭子,在屋儿前的小水池里养蝌蚪养鸭子。大先生的《鸭的喜剧》就是写他。爱罗先珂瘦高个儿,门框低,进门儿老磕头;磕了头就发脾气。发了脾气就去摸鸭子。一摸鸭子又乐了。他弹琴,和周家的孩子们玩儿,跟小孩儿似的。还有李大钊,三十三岁就叫张作霖给绞了。地下党把他儿子李葆华送来,在这屋儿躲了一个多月,后来二先生把他给送到日本去了。

我老头原来在中学当门房,1990年不在了。我女儿2003年也脑出血走了。现在我跟大白、二黄在一起。我有病起不来炕时它们特乖,用舌头舔我脑门儿。

前些年房管局给院儿里的居民提供材料,说可以换掉木刻的窗子,安玻璃窗。别家都换了,我可舍不得。木刻的窗子还是当年大先生在时的。每年快冬天时换窗户纸。

现在,有人说大先生不好,我听了就气得不行。我已经八十多了,可我有一个任务,就是向来八道湾的同志们介绍大先生;我也想通过他们多多宣传,大先生住过的地儿可不能拆呀。”

### 苍狗白云

1919年,鲁迅变卖了绍兴老家的旧宅。举家北迁,是他多年的夙愿。鲁

迅看过了十多处房址,才以三千五百大洋,从一个姓罗的手里买下了八道湾11号一套标准的三进四合院。又花了六百元,修缮房屋及安装上下水道,鲁迅设计督修,亲力亲为,整整忙了九个月。

这一年的12月1日,为了接母亲、朱安和三弟建人一家,鲁迅在严寒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。看到了凋敝颓败的乡村,困顿寒苦的农民,还有儿时的伙伴章闰土。这使鲁迅丛生百感。一年后他在八道湾写下了《故乡》。

全家老少十二口在12月29日搬入八道湾。

八道湾是个安适的去处。“周的住宅……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,颇富野趣,特别是夏天,地处偏僻,远离市廛,庭院寂静,高树蝉鸣,天气虽热,感觉清爽。”(谢兴尧《回忆知堂》)鲁迅在院中种了丁香、松树、枣树。三进院花影扶疏,安详宁静。春雨中,元宝脊、蝎子屋、花草砖向下滴水。池塘边的草地上,沙沙沙沙一片声响。

在八道湾的三年零九个月,是鲁迅享受天伦,且创造力高涨的时期。鲁迅住头进院,母亲和朱安住二进院,里院最好的一排正房给了周作人、周建人。生活是中国宗法大家庭式,三兄弟不分家。鲁迅除留烟钱和少量零用钱,把稿费和教育部的工资交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作全家的统一开销。

鲁迅当时没有孩子,他对几个侄儿尤为疼爱,当初相中了八道湾,一是因为这里古朴幽静,还有就是院中有池塘有空地,侄儿们有玩耍的地方。

斜阳在池塘中闪动。鲁迅在盘旋拐绕的灰墙陋巷中漫步——多少年前,这里是一条河流在蜿蜒流淌。安泰宽舒的日子实在是太短了。1923年7月19日,八道湾11号院中有了个悲楚的时刻,上午,周作人沿老屋夹道



Essay 2004

二寸

2006

篇

由后院来到前院，见到鲁迅后并不答话，往鲁迅桌上扔下一封信就走。信的内容是：

鲁迅先生：我昨天才知道，——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。我不是基督徒，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，也不想责难，——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。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，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。我想订正我的思想，重新入新的生活。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，没有别的话。愿你安心，自重。

七月十八日，作人。

鲁迅读毕，立刻叫役工找周作人过来，没多会儿，役工回周作人的话，他不见鲁迅。

1923年8月2日——也就是读完周作人信的十几天后，鲁迅带着母亲和朱安，还有书箱，落寞地搬出八道湾。

“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，比进西厢，启孟及其妻骂殴打，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、徐耀辰来，其妻向之述我罪状，多秽语，凡捏造未圆处，则启孟救正之，然终取书、器而出。”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搬出八道湾后与周作人的又一次冲突。当时，周作人竟举起一个一尺多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，幸被客人接住。这以后，鲁迅再没有回过八道湾。

鲁迅在八道湾的三年，八道湾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重镇，蔡元培、胡适、郑振铎、耿济之、许地山、陈大悲、钱玄同、熊佛西、许寿裳、孙伏园、张凤举、萧友梅、刘半农、沈尹默、郁达夫、俄国诗人爱罗先珂……都曾造访。鲁迅迁出八道湾，周作人的“苦雨斋”仍是京派文人的重镇。不过座上宾有了变化，多是些远离左翼和激进文化的人，如徐志摩、俞平伯、废名。周

作人以闲适为主的小品文写花草虫鱼,写美酒美食,写苍蝇臭豆腐,还写过攻击鲁迅的《破脚骨》、《老人的胡闹》、《阿Q的旧账》,在《中年》里,他讽刺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:“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,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,却照例纳妾等等,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令大众冲锋……”就在鲁迅去世的前一天,他还写了责备鲁迅的《家之上下四旁》。

鲁迅对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。他的思想和精神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国民心理。然而近年来,颠覆作为革命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的鲁迅已成时尚。对周作人,也有各色文章纷纷出笼。

“敬佩鲁迅,却亲近周作人”,为什么呢?较之鲁迅“为人生”“揭出病苦”的火药筒文章,周作人的散文更冲淡、悦目、柔和。“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”过于直白浅显,哪如周作人的小品,茶香中飘着哲思。而这种茶香中飘着的哲思,使某出版社在排列“中国近现代思想家”时,把鲁迅摒除在外,而周作人却名列其间。

“九·一八”后,信子把八道湾门上的“周宅”门牌换成“羽太寓”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,在京的日本人从4000人骤增至45000。日本人还要在北平建立不与中国人混居的“日本人新市区”,这更加强了信子作为“大国公民”的得意。此时,周作人根本不听周建人、胡适诸人叫他速速南下的苦劝,而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,“东亚文化协议会”会长。1941年3月,周建人的第三个男孩周丰三用周作人保镖的手枪自杀,以示对伯父汉奸行径的抗议。这件事对周作人没有震动,1941年4月,他率代表团赴日,到东京第一陆军医院和横须贺海军医院,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士兵。

鲁迅搬出八道湾后,周作人夫妇又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年。抗战胜利后,周作人因在日伪时期的“落水”,被判刑十四年。后改为十年。1949年1月22日,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。周作人虽不属于政治犯,也于1月26日被



从南京老虎桥监狱放了出来。服刑期间,八道湾成了逆产,周宅有三分之一被国民党政府没收,成了北平西区宪兵队。北平解放;华北军区某连在这里短驻。这以后又搬进了许多住户,周作人只占有后院的一排房子。

晚年,他在《知堂回想录》中,记叙了四十年前(1920年)的往事:他得了肋膜炎,高烧昏沉。3月29日,是鲁迅把他送进山本医院。5月24日出院后,又在香山碧云寺般若堂,为他租下西厢房三间。那儿安静,空气好,最宜养病。当时去西山颇为不便,但鲁迅每周都去探望他。五个月的疗养期间,他的全部信件和琐事均由鲁迅代理。

三十年过去了,八道湾院内鲁迅手植的丁香、松树、枣树都已长高。4月,丁香吐蕊,沉默的周作人时常一个人长久地在树下漫步,陷入对往事的沉思。这种沉思并不是像许多位写者所说,“充满了悔恨和对鲁迅的愧疚”。他写鲁迅,也不过就是“写”,就像1949年到1951年,为了贴补家用换取稿费,两年半的时间写了九百多篇千字文。他写了《吃酒》又写《吃酒的本领》、《绍兴酒的将来》;写了《盐与糖》,再反过来写《糖与盐》。

1962年4月8日,七十五岁的羽太信子病故。1967年5月6日,周作人辞世。其子周风一家仍在此居住至80年代中期。若干年后,周风一和周作人其他亲属全部移居日本。